



桑梓 笔记

丁家桐 / 著



長江出版社

桑梓 笔记

丁家桐 / 著

长征出版社

桑梓笔记

丁家桐 著

长征出版社

2000年5月

责任编辑:吴纪学

封面设计:紫 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桑梓笔记/丁家桐著. -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0

ISBN 7-80015-607-9

I. 桑… II. 丁…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4350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邮编:100832)

北京春辰轩图文有限公司照排

北京奥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3.5 印张

3 插页 300 千字 印数:1-4000

定价:25.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丁家桐,1931年生。自云“扬州之子”,又云“家在绿杨深处”。早年在苏南公学、江苏省干部文化学校任教,1976年后任扬州市教育局长、扬州市文联主席多年,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作有文学传记、长篇小说、电影剧本、散文集、短篇小说集、教育随笔集等十余种。

RAB42/03

内 容 介 绍

作者九十年代第一本散文自选集在台北出版。这是第二本散文自选集,笔墨多凸现地域文化。《帽子》等多写人世沧桑与时代风习;《重过十八家》等多写古城扬州文化;《中华骨》等多写江淮间父老乡亲;《距离美》等反映扬州人的审美观,《君子》等则反映扬州人的道德观;《搬书》等写读万卷书,《走胡同》等则写行万里路,反映了江南文人的趣味。

满纸书卷气

一片桑梓情

邹传礼

丁先生命我为他的这本书写篇文章，他是我的老师，师命不可违，拿起笔来可就作了难了：写什么呢？

丁先生编好这本自选集，却不愿意再写什么。他不事张扬，更不愿自我包装和炒作。其实他已有数百万字的著述，还是中国作协会员、江苏作协名誉理事，名头和影响不算小了。这就使我想起一句古人的话：“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他是文章高手，为他的书写序作跋，应是学界泰斗、文章俊彦的事情。似我等粗浅后学来写，不是班门弄斧，也是狗尾续貂。这些年来我也写点散文，学步而已，比起丁先生来，难免自惭形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非为自谦，这点自知之明我有。

既然却之不恭，就先从往事说起吧。

往事像东流的水，往事像飘落的雪，多数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唯有40年前那段在扬州的读书生活，就如刀刻斧凿般地挥之不去。学校是江苏省委办的，读书是为了做个“红色秀才”。学校门前有一条街，叫府前街，据说这里曾经

是扬州太守府。明末清兵攻破扬州，史公可法以身殉国，死得很悲壮。还有一个悲壮的，时任扬州太守的任民育，当清兵蜂拥冲入府门，刀光闪闪，他犹坐在太守府的大堂上，谈笑自若，慷慨赴难。太守府又叫紫藤园，想必当年枝虬叶茂，花开灿若紫霞，别有一番风韵。我们读书时，校园内还有一株百年老藤，盘根错节，七桠八叉，仿佛还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壮烈和悲愤。

“红色秀才”也叫“红色写手”。校长章心如大力倡导，教师学生们身体力行。苦读书勤写作，年年要搞作文比赛，确有一批“写手”脱颖而出，戴凤举、王柯敬和我着实出了一番风头。其时丁先生在校任教，教语文，大家都知道他的学历不高，但课讲得好，听他讲课是一种莫大的享受。那时他大约只有二十七八岁，风华正茂，才情四溢，又常读到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大家争相传阅，知道他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自然成了同学们心目中的偶像。我和凤举私下议论：做秀才要做丁老师这样的秀才。

一晃40多年过去了。世事沧桑，人生易老，丁先生已年近古稀。当年这批锦绣少年，也正大步流星地朝着花甲之年挺进。从扬州走出来的莘莘学子，多人成了国家栋梁之才。有的成了威风八面的将军，有的成了学富五车的专家教授。戴凤举已是中国再保险公司总经理，王柯敬成了财经大学一校之长。偶尔京城聚首，扬州依然是最热烈的话题，章心如、丁家桐依然是大家最崇敬的师长。虽然大家大都远离了文事，虽然当年的文学情、作家梦也已灰飞烟灭。

但丁先生宝刀未老。他的上半生忙于教务、政务，虽醉心于写作又苦于不能够。90年代初从扬州市文联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后，仿佛迎来了生命的第二个春天，如鱼得水般

地埋首书斋，文思如泉，手不停挥，一本书又一本书，一篇美文又一篇美文从他的笔端汩汩流出。先是读到他的台北版的散文集《烟花三月下扬州》，后是读到他的电影文学剧本《隋炀帝》。近三年来，他又将兴趣伸向了明清画坛奇人、丹青妙手，两部各30余万字的《扬州八怪全传》和《徐文长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推出后，现在又忙着《石涛传》与《郑板桥传》的写作了。用他自己的话说，生逢盛世，多年有志于斯而不能为，现在算是“过了一把瘾”啦！

但我最爱读的还是丁先生的散文作品，见之必读，读之如饮精酿，如品佳茗。他的这类文章多发表于宁、扬，少数发表于京、沪，能读到的太少了。就像天女散花，东一朵，西一朵，使人难以尽睹芳颜；又像一颗一颗美玉，南一粒，北一粒，使人有明珠遗散之憾。前年丁先生到徐州来，谈及此事，他说散文集编是编了，一时还难以付梓，搁一搁再说吧。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今冬赴京，与凤举、柯敬等人聚在一起，话题自然又谈到丁先生晚年佳作迭出，硕果累累上来。我说起散文集的出版事宜，大家顿时雀跃起来，盼望丁先生的书快一点儿面世，以便一睹为快，于是大家七手八脚推出了丁先生的第二部散文自选集：《桑梓笔记》。

缀珠成串，果然使人眼睛一亮，光彩照人；聚花成圃，马上就会有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感觉了。

但这还不是丁先生散文创作的全部。8年来他的此类作品发表了近400篇，本书选了150篇，仅仅还是一小部分。拿到这部书稿，我趁元旦假期一口气读完，用丁先生的话说，我也“过了一把瘾”啦！

我不敢说丁先生的散文字字珠玑，但我敢说这本书中的

作品，篇篇都是美文。美文并非散文所独有，但好的散文的特质则必然是美文。散文中的美文，无一不是洋溢着作者的哲学思考，闪耀着作者的思想光彩，体现着作者丰富的文化底蕴。

如果以最简单的语言为丁先生其人其文定格，我以为“书卷气”三字是最合适的了。书卷气就是一种文气，是中国传统文人所固有的特质，是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书卷气扎根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吸收了、消化了中国数千年来最优秀的文化成果。现在许多人写作着文化散文，文化散文以其特有的书卷气拥有着广大的读者。丁先生的散文以其广博的知识、细腻的感情和飞扬的文采为当今文化散文园地增添了夺目的光彩。

樱桃好吃树难栽。人们都说文化散文耐读难写，难就难在文化底气不足。古人云：“劳于读书，逸于作文。”书读多了，知识丰富了，写起文章来自会得心应手，潇洒自如。厚积而后方能薄发。有一种情况，读某人书，第一本如石破天惊，满腹经纶，第二本已经露出了穷相，第三本就捉襟见肘了。读丁先生的书，觉得他的知识没有用完，用的只是一部分。人说做教师的，给学生的是一碗水，自己先要有一缸水。文章之事，道理是一样的吧。丁先生以为“文化是海水，散文只是海水中提炼出来的一小撮盐巴。”这个比喻精辟极了。读书破万卷的人，才会下笔如有神。文化散文无它，才、学、识而已。少了学问和见识，散文写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丁先生一生博览群书，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上下过真功夫，使他的缸里蓄满了水，也是他写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他的文化散文溶解了也浓缩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仿佛要什么有什么，信手拈来，为其所用，用

则天衣无缝。

文学写作者光凭文化知识还不够，还要熟悉生活，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真挚的感情。情是任何文学作品的灵魂，也是其是否感染人的根本之点。人之区别于其他动物，情也。人世间的情多种多样，大到爱国之情，小到亲情、爱情、友情、师生情、同窗情、战友情，还有桑梓之情。好的文化散文，不仅情景交融，还要情理交融。丁先生的书名曰《桑梓笔记》，实则是其扬州之情。他自幼生长在扬州，这座名满天下的历史文化名城养育了他，给了他丰厚的文化滋养。他热爱这座城市也熟悉这座城市，对这里的一街一巷、一园一林都充满了故乡恋、桑梓情。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扬州风情录，大部分作品与扬州有关。即使他写外地人文景观的作品，也总是用一个扬州人的独特目光和审美情趣去审视它。情趣者，首先是情，情之不存，趣将焉附？但丁先生的情，非是热烈澎湃的激情，也非剑拔弩张的豪情，而是一种多年郁积心中的深情。深情总是多了一些智者的思索和历经沧桑后的冷静。唯其冷静，更见炽热。在我看来，丁先生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是从其心灵深处流出来的，流出来的当然更加情深意切，是掺不了一点假的。读丁先生书，觉得情理交融多于情景交融，大约就是这样的原因吧？

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生活积累，文章成功与否，当然要靠笔力了。丁先生的文化散文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曰短，二曰精。短就是短小，精就是精辟、精采和精到。前者多指文的体式，后者多指文的语言。散文今天拥有广泛读者，除却别的原因之外，大约就是因为短吧。丁先生对散文创作的主张，就是“多写短文”，“多写三年后自己觉得还能看看的短文。”这本书实践着他的主张。150篇中，多数都

是千字文，超过 2000 字的不多。短文就像压缩饼干，应该什么样的营养都有。写短文容易，但写好短文就不容易了。丁先生的文化散文，以短见长，但短得有容量，短得有味道。在己，三年后还想翻翻看看，在人则百读不厌，这就更加不容易了。短而精，精在语言上。丁先生的散文，语言含蓄而又明丽，委婉而又熨贴，诙谐、幽默之中闪烁着智慧之光。说丁先生散文语言精采，并非说他的文章句句精采，句句精采的文章就会不精采了。他的作品总是时有精采之笔，宛若清风拂面、明月在天。读到精采处，我总是忘情。这样轻松的笔调，款款的、娓娓的文风，是一种境界，是一种丹青难写的境界。

丁先生的《桑梓笔记》就要出版了，这是散文界之幸。在繁花似锦的散文百花园里，丁先生的书定能一花独放，为满园春色增奇添彩吧！

‘99 已过，新千年到来时，草于大荒庐

目 录

满纸书卷气 殷殷桑梓情 邹传礼

帽子 (1)

此生七个七 (4)

喝粥 (6)

舞儿夜深还 (8)

秋深莫惜买花钱 (11)

人生一首诗 (14)

知己 (16)

顽症 (20)

微笑 (23)

时髦 (26)

苦味 (28)

文人一支笔 (30)

沉默 (32)

歌声 (34)

时装 (36)

土产 (39)

四只苹果 (42)

雨箭 (45)

更上一层楼	(48)
回眸茅草屋	(51)
相知恨晚的清晨	(53)
窗景	(57)
走过鲫鱼背	(59)
晚上七点钟	(62)
聊避风雨	(65)
孩子王	(67)
海鲜	(70)
吃饭	(73)
题句赞言	(76)
散步	(79)
治家琐言	(82)
忌讳	(85)
小饮	(87)
棋趣	(89)
小节	(91)
足球咏叹调	(93)
山堂眼界	(96)
桑梓笔记 (四则)	(98)
毓贤街	(101)
重过十八家	(103)
三把刀	(106)
踉跄老西门	(109)
昔有丛书楼	(112)
石涛书风	(115)

石涛“三生”	(118)
八怪读书	(121)
金农寄居处	(124)
大板井	(126)
壁上一幅画	(128)
朱草诗林	(131)
请君侧耳听	(133)
附：万福桥歌词	(137)
水包皮	(140)
秦邮驿马	(143)
 家花茶	 (146)
梦里扬州树	(149)
中华骨	(152)
附：哭江树峰老师	(154)
穷朋友	(156)
亡友文台	(159)
文人画	(162)
波小姐	(165)
奉读题诗杂忆	(167)
文友传礼	(170)
共剪西窗烛	(172)
艾江南	(174)
新年诗柬	(177)
象牙三国	(180)
最后一班岗	(183)
烟云珍珠泉	(185)

芭蕉扇·····	(188)
孝道·····	(190)
藏品·····	(193)
读友·····	(196)
枫兄·····	(199)
惭愧老书生·····	(202)
师表·····	(204)
扬州二板·····	(207)
难忘许幸之·····	(210)
吴天石·····	(214)
雪灯·····	(218)
大姐·····	(220)
结缘麦积山·····	(223)
北欧来客·····	(226)
距离美·····	(229)
盆景美·····	(232)
阳刚之美·····	(235)
瘦是一种美·····	(238)
美文辨·····	(241)
艺术繁简·····	(243)
天书一页·····	(246)
方圆·····	(249)
黑白·····	(251)
诗中一点红·····	(254)
借景·····	(257)
白发之歌·····	(260)

灯下读帖·····	(263)
随笔的随笔·····	(266)
钻胡同·····	(269)
晨光紫竹院·····	(272)
京东偶记·····	(275)
天桥风景·····	(278)
天桥八怪·····	(280)
秦淮百姓家·····	(283)
常作金陵客·····	(286)
西部盆景·····	(289)
匆匆孟庙·····	(291)
读徐州·····	(294)
拜访孔乙己·····	(296)
走三国·····	(299)
拜佛·····	(302)
名人故居的思恋·····	(304)
花山之谜·····	(307)
天下第一关·····	(310)
云冈看佛·····	(313)
鬼城走一走·····	(316)
烈日刘公岛·····	(319)
风雨上茅山·····	(322)
搬书·····	(325)
何妨读点书·····	(328)
朋友的书·····	(331)